

12
404036

404036

贈給

青島市的同志們！

鐵索橋

送給江明兄

江明

江村
之

親愛的青委會的同志們：

這裡是一個熱情詩人的思想信託品，在自由被幽辱了的
國度裡，他被波刃的特務們，在今年七月廿六日那不
幸的日子，給攫取走了，這是詩人的不幸的陰影，並沒
有完全正確的征象，深上的乞求
您們能以強忍，
追尋真理的心，去追尋
回來我們熱情的詩人——

李劫

詩人的墓人

劉影

1949

五、廿五

目 錄

蝶	(1)
橋	(2)
害人樹	(3)
他來信說	(5)
晃着肩膀	(5)
有一面旗	(6)
霞	(10)
苦海	(11)
聽獨唱	(12)
西北的秋	(13)
黑心靶子	(14)
國民身分證	(15)
鉄索橋	(18)
運動會上的呆想	(20)
無聲的歌	(26)
黃河曲	(26)
古槐	(27)
神思	(27)
招攷廣告	(28)
女工	(31)

(2)

燈	(32)
輪	(33)
微風	(34)
抒情短章	(35)
星空	(36)
高原上，春天的雨呀	(37)
人家，你	(38)
樹	(40)
和平的堂殿	(41)
我們只要兩個字	(49)
要是	(54)
雨中	(55)
春柳	(55)
雁	(56)
對燭	(59)
不孝的兒子——城市	(60)
悼甘地	(63)
他們不會訴說	(64)
我的戰鬥	(65)
行走在綠色上	(66)
覺醒的公民	(67)
春天裏，我獨步。	(68)
沒有一顆星子	(69)
春天，你！	(70)

蝶

你走路的樣子，
真自由。

誰也不能，
把你關在籠裏，
或裝在小盒子裏頭。
沒有一所固定的花園，
能夠攙絡你。

不接受別人的喂養，
不會幫助別人爲害；
當了玩物，
你會立刻絕氣。

在細肢和羽翅上，
滾滿了粉粒
把紅花的花粉，
借着親吻
傳播到黃花和藍花裏。

在他們的頭頂，
你飛舞着，
各色的花朵一齊歡迎你。

(2)

他們追尋着，
你那飛得迷亂了他們眼睛的花圖案。

因為自從有了你，
他們一直就沒有嫉妬過，
別人的美麗。

一九四八，夏。

橋

在足跡磨掘的河上，
如智慧的手臂彎擊，
從往古到今日，
艱難向至美的創造攀登。

飾以靈彩，
是天上的虹，
人，誰能不想像那天空，水底，
都該由爽朗到澄清。

一九四五，深冬

害 人 樹

我家的村子東邊，
有一棵老樹，
枝子枯了一大半，
幹上生了不止一千種的寄生蟲。

稀稀拉拉的幾片葉子，
顯得牠更加醜陋，
它活像一段埋在土裏的糟木頭。

它從來不告訴人們：
春天就要來到。
夏天快過完了，
它才發出幾個芽，
幾十年來，它沒能耐，
給人們鋪下一片可以歇腳的陰涼。

只是招來些夜貓子，
在深更半夜裏亂叫，
吵得全村子不得安寧。

枝幹上天天流着黴水，
發散着腐爛的臭味，

(4)

沾染了我們的好土地。

它周圍空地上的蟲子糞，
積了有半寸來深，
還夾雜着許多死爛的毛毛蟲。

這醜陋的樹，無能的樹，
罪惡重重的害人樹，
這種連劈柴都劈不出來的丟人樹，
我們沒有理由讓它存在。

於是我們全村子，
開了一個大會，
一致決定剷除它。

年青的小伙子們，
作了一次高興的劊子手，
先斬枝，後鋸幹，
然後把那頑固的根子也給挖出來，
一齊把它們扔在
太陽地裏曝屍。

一九四八，夏。

他來信說

他來信說：——
我們在天堂裏工作，
我們很快樂。

我去信說：——
我們在地獄裏工作，
我們很快樂。

因為我們一同堅信着：——
我們要把
地獄和天堂拉成一個。
一九四八，夏。

愧着肩膀

冷風當中，
隨我行進的，有我的理想；
寒冷着也歌唱着，
抱着肩膀，也愧着肩膀。

背後張開陰影，身邊跟住魔怪，
在恐怖與迫害的途中，
只要高興着並仰起頭來，
我們就是偉大的存在。
一九四八，秋。

有一面旗

我小時候，
常向着那面好看的旗敬禮，
我不問它的名字，
也從不知道它屬於誰。

後來，我長的大得多了，
不知道怎麼就變了心，
當我看着別的小孩子，
乖乖的向着那面美麗的旗，
挺得筆直的敬禮，
我開始覺得：
那無辜的孩子真是可憐。

如今，真是愈來愈糟，
懂事懂得太多，使我疲累，
總看着那面旗子上，
堆滿了許多畫面，
只是沒有了美麗的那一幅，
所以總覺得：
那面旗子要是再不離開我，
我就永遠也不會有一絲的輕快！

不知道從那一天起，
我們早就輕視了它，
因為一連許多日子，
它使我們
在它跟前唱不出一個好聽的歌曲。

那一面旗，
它不該在許多吉慶的日子，
也和報喪帖子一樣的，
從每家的門口伸着靈氣的頭。

它不該
在藍天白雲的邊上，
得意的飄盪着，
當它逼着許多人，
勉強又勉強的；
像是爲了兩口飯，
才噙着淚水歌頌它的美麗。

它不該耀武揚威的，
變成了將軍們
安營下寨的標誌，
讓人們躲得它遠遠的，

像逃開那招鬼的符咒！

它不該越來越專橫，
越變越殘暴，
它不該專喜歡插在白骨的堆上，
它不該專喜歡插在血污的地上。

反正它已經把我們
委屈得夠受了，
我們早已經想明白，
要唾棄它，
像唾棄一帖不治病狗皮膏藥。

就是我們撕扯着它，
我們一點也不惋惜，
我們會撕扯着它，
像撕扯那咬過我們的毒蛇的皮！

我們需要好裁縫，
裁製一面最好的旗，
它能夠豎起來，
能夠插在藍天心裏對得起每一個人！

插在花園般的國度裏，

插在人民突然停止了眼淚
而在眼底閃出了沒有飢餓的笑花裏？

旗！那時候，
我們永遠供奉着你，
當我們的真理！

在天空，
是人們飛舞着的
歡笑的羽翅，
在水底，
和人們的希望一齊伸展又拉長。

在我們心裏，
我們只能喊：
萬歲，萬萬歲！
我們聖潔偉大又美麗的旗！

一九四〇年舊作於天津。

一九四八年夏，重改。

霞

是太陽一起身，
臉上就漂散出的紅暈。

我對你的呼喚和迎接，
幾乎是同時的，
是一種歡迎的兩種動作。

如生長了有力的羽翅，
我向你飛騰奔跑，
我爬上高山，
和你離得更近些……

從你的周遭，
迎來了我的熱情
那用狂喜的生命力
所捲起的泡沫般的霞紅的色彩。

讓我跟你
有一次大匯合，
從內心張開火一般的傘，
火一般的簾幕和蓬帳。

在燒燃裏閃動，
給每一個白天，
帶來一段最鮮豔的時辰！

我們本身，
永遠是由三種要素組成：
光，熱，和彩色，
在天不明的時候，
我們要準備突出湧現，
形成一個燃燒的大本營。

一九四八、秋。

苦 海

苦海苦水，
一隻苦命的魚，
苦心苦想，
還要升上苦痛的面，沉到苦痛的底。

冰天冰地，
一隻冰冷的熊，
冰手冰腳，
仍要爬行在冰上，躺臥在冰中。

一九四六，夏。

聽 獨 唱

是摩納里薩的雕像，(註)
披起風雨侵蝕的衣裳，
感人的穆肅向着空曠，
對虔誠的人唱天籟的詩章。

向那深遠處我飄搖傾聽，
閉目時我擲出整個的心靈，
逐那音流我頻頻的吻，
膜拜的心緊緊結凝。

當聖潔促開輕笑，
哀迷的我浸沉於無邊，
悲情況黏着愉意，
來自那夢寐裏的童年。

歌聲驟停如馳星落地，
於雲層深處，音波
猶繫我，飄行下墜
到無盡的天際。

一九四五、冬

(註)法國博物館保存文西氏之女雕像，費時六載始成，
觀者莫不起神祕敬愛之感。

西北的秋

是黃昏，
在黃河，
黃色的沙漠，
黃色的駱駝。

是清晨，
在樹林，
紅色的梨葉，
白色的鴿羣。

是寂寞，
是快樂，
無邊的幽靜，
無邊的沉默。

一九四五秋、蘭州。

黑心靶子

黑心的靶子
站立在中央。

我們的射手，
四面八方都有。

黑心的靶子不倒，
我們眼睛的目標不轉移。

讓我們的箭配合着吶喊發射，
像雷和閃電，
夾着密的雨點。

一九四三、春。

國民身分證

他們讓我
填寫國民身分證，
我好憤怒，我好難過。

他們懷疑我是人，
把我看成牲畜或貨品，
要登記，要編號；
爲的是使喚起來方便。

首先，要我填寫的是名字，
名字，生在恥辱的國度裏，
好像牲口身上恥辱的烙印，
寫上也好，
反正有名字的動物，
並不見得就被看作是人。

還有一欄是年齡，
這個對他們
是不關緊要的，
反正我們夠了當壯丁的年齡就行，
買也好，賣也好，
就是大上幾歲，小上幾歲，

還不是一樣可以抹了去。

硬要我填寫職業，也沒辦法，
反正我要說幾句心裏的話，
我是出賣勞力兼出賣靈魂的人，
因為我不看着別人的眼色，
就吃不成那一碗飯。

要我填寫家屬，
人可多了，十來多口，
都在活着受罪，
填在一起，正是
一幅老小受難的全圖，
好在這是我們白家的事，
跟國家沒啥關係。

噢！還有住址，
我看這一項不填也好，
也許我們在下一分秒，
就又得被生活逼迫着搬家。

最後，
還得用紅印色，
按上左大拇指的指紋，

這是保證，
這就是他們
要保證我們當人的印信。

手續辦完了，
身分證已經填好，
現在已小心的裝在口袋裏，
但是你說，
是不是因爲口袋裏有了身分證，
他們就可以把我們
當成國民，或者是人！？

一九四〇舊作，於天津。
一九四八秋，重改。

鐵索橋

不要看，
他們瘦的彎了腰，
不要看，
他們愁眉苦臉的
沒有了人的歡笑。

他們那千萬個
黑瘦堅實的腰板和四肢，
已編結在一起，
兩端有忿怒的肢爪扒進土裏。

通到人類的那邊，
這是一條
堅牢可靠的鐵索橋裏。

我們不吝惜用肢體架橋，
你們在險橋上，面色不蒼白，
敢於挺胸前進。……

弟兄們，
請踏着自己弟兄們的軀殼走。

我們是甘心的，

總比咱們叫外人吃掉好；
說這些你也不要傷心，
有淚先不要流下來。

等到你們的脚尖，
已落在快樂而自由的土地，
——在那橋頭，
你們再放聲大哭。

那時候，
淚水不再是從災難裏湧出，
雖然牠們也還是不能夠被抑止。

那時候，
你們儘量的，儘量的
讓淚水淌成一條快樂的小河，
從那座受過難的鐵索橋下奔流，
讓那受難者永久的屍骸，
也分得一些快樂和自由。

一九四八、秋。

運動會上的呆想

我渴望，
我們的國家，
也變成一個大的運動會。
所有的軍事，政治……
都有預定的節目。

讓穿各色衣服的人，
不同年齡和不同思想的人，
都來參加。
聳到藍天心裏的，
是一面大家共同的旗。

決賽的槍，
不朝着人打，
冲着天放！

讓英雄們，選手們，
不為對手設下陷阱，
不在背後發出冷箭，
在那條平坦的跑道上，
一齊撒開腿，

在千萬人的眼睛矚目下，
各自施展各自的本領，
允許那最瘦小的跑在最前頭！

童子有童子組，
女子有女子組，
中級組，高級組……
雖然各佔一方的互相競爭，
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理想，
都是爲了
爭取健康……

人海裏有的爲那個
美麗的姿勢叫好，
有的爲那個落了後一步的，
喊加油喊得流出了眼淚，
有的爲了那個跌倒又爬起來的，
樂得跳起腳跟來拍手，
不相識的向不相識的，
伸長了脖子熱烈的喝彩！

這裏，任何人沒有夾帶，
也不能讓別人的手，
支撐着去奪取錦標，

這裏輸了和贏了的，
永遠要握手和好。

你看，那個大胖子，
一挺腰，
舉起了一千斤的大石鎖，
哇的一片好聲。
還有的喊，
下次推他，
到星球裏去當比賽的代表！

那個表演馬術的小娃娃，
穿着維族人特有的花衣裳，
在飛箭般的馬背上，
豎起蜻蜓來，
大家都恨不得抱着他，
歡天喜地的，
望他叫一聲小兒子，小寶貝。

那個瘦猴，又蹲下了身子，
準備跳了，
跳上去一翻身，好，
打破了紀錄，拿了第一，
人們叫他親愛的猴兒，

他得意的擠眉弄眼。

喇叭筒裏，傳音器裏，
傳來的都是勝利的消息，
但是決不帶半點血腥味，
勝利永遠躺在和平裏。

真刀真槍也上了場，
但牠永遠伴隨着
人們的禮貌交鋒，
不流血的戰爭當場表演，
從擱住氣的呼吸裏，
人們透出空兒叫好，
因為在這戰鬥裏人們找不出一個敵人！

撐竿跳，三級跳……
百公尺，高低欄……
沒有一樣不是向上的，
沒有一樣不是向前的，
人們的眼睛，身體，心裏，
永遠跟着前進的走。

當衆犯規的人，
要撕下他的符號，

(24)

取消他的資格，
使他在人們輕視的目光下，
落在一旁，
再沒有人去理會他。

在明朝的陽光底下，
在空闊的廣場上，
誰不公平，
便會立刻被噓出去，
大家都不許他立在場子裏礙眼。

評判員和總裁判，
也都是老選手出身，
他們不獨斷專行，
他們要為那些
博得人民掌聲最多的，
發下那光榮的獎品。

這是一個動的世界，
在跑道上，球場上，
在游泳池裏……
他們用不同的力，
抓住這個世界的一部份，
用共同的勁，
把這個世界，
推進一大步。

這裏的緊張，
是愉快的別名，
這裏的疲勞，
是快樂的休息，
這裏不同的顏色，
不代表歧視和異己，
牠代表着不同的友誼和美麗。

我站在運動場的人海裏出神，
我幾乎有一聲嘆息，
在運動場上，
我想到了遠處的戰場。
我的心在悸痛……

只是這麼一個希望，
盼望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每一個不同角落的選手，
唾棄那流血的戰爭，
唾棄那愚蠢的殺人的技巧，
都來到陽光底下，
都來到人羣的面前，
都來到廣場的當中，
真有能耐的，
你們要當眾表演，
那怕你天天都在表演那不流血的戰爭，
我們人海裏的每一個呀，
都會叫破了嗓子喊歡迎！
一九四八，夏。

無聲的歌

沿這支思想，我唱無聲的歌，
在遙遠、臨近、奔馳、探索，
當它鬆弛後有極大的自由，
映着快慰的寂寞在心頭。

無聲的歌唱着無聲的希望，
它無所企求的向前伸張，
幸福的果不在啖嚼，
儘在尋求中看到的光芒。

真理不是一個詳明的圖案，
它是糢糊又光明的，放射在遙遠，
沿着靈思的路，智慧自己尋得的芬芳，
在神祕感染的霞光裏，到達彼岸。

一九四五、深秋。

黃河曲

我獨自走動在沙灘上，
想，從原始人生長的地方，
你匯集了
千萬條自由的溪水，
結成洪流，
洪流下也有
千萬隻自由的手，
揮起了激動的波浪，
奔向那更寬廣更自由的海洋。

一九四五、秋。

古 槐

是冬夜的星曾飄落，
飾無葉的枝，以柔明的花朵，
風中的雀，羣聚，
結成一樹跳躍的果。

雨的裝點，雪的雕琢，
萬靜垂下那睡意的婆娑，
純白的春花，濃綠的夏葉，
月暈裏披給你的輪彩與光波。

飲取深靜的源泉，
爲向雲影的夢的輕呵，
托明霞滴露的微響，
鳴視萬籟齊奏的，音樂的長河。

一九四六、春。

神 思

天爲我鋪織那麼輕的雲，
樹爲我眷養那麼多的鳥，
我真真的會找尋，
那心的深深的棲落的美妙。

河流譜開有聲的畫面，
風送來有色的音樂，在草頭林間，
我的思想是不可說的清新，
消融着音色，流露着無字的歌吟。

一九四六、春。

招考廣告

我們招收，
我們收取的是人，
我們的招收委員會，
是由人民組成。

我們不驗收證件，
不繳報名費，
不問年齡籍貫和性別。

體重不夠的沒有關係，
但那肚皮裏的油水太厚的，
那超過了人類的享受和需要的，
我們絕不通融。

我們檢查眼睛：
只要他不曾
透露過虛偽的光、虛假的淚，
看見了窮人，眼珠子不向上翻，
看見了金子和銀子
眼珠子也不會突出來，
我們就認為合格。

我們要附帶着檢查鼻子，

他必須是用來作正當呼吸的，
在得意的時候，
牠也不會用鼻孔發出聲音來恥笑人，
他能夠在妖豔女人的脂粉香裏，
能夠在朱門的酒宴席上，
嗅出腐爛的氣息。

嘴不能長得像蚊子，
專靠吸血過日子，
他不能只嗡嗡的唱得怪好聽，
但在大青白日，
也會一口叮入人的骨髓。

手脚是重要的一個科目，
他的手掌，
必須不曾長得太肥厚，
不曾打過同類的弱小的人；
他的腳，
必須不曾踏着人民的脊樑，
不曾站在人民的枯骨上
宣揚過自己的光榮。

還得詳細的檢查血液，
有嚴重的貧血病的，
我們負責治療，不取分文，

但那血流裏，
要是充滿了殘暴的分子，
或看見千萬人餓死
也不改變血型的，
你休想混進我們的園地。

一個抽象的科目：——
靈魂大檢查，
我們大家的心和眼，就是秤，
牠——一個人的靈魂，
要是比自己的身子還輕些，
他就沒有資格當人。

檢查不合格的，
我們有權把他們
一律送到豬欄園或動物園，
從此我們的園地裏，
再沒有讓他們的知識和文憑，
糟蹋壞了的好土地。

一九四八，夏。

女 工

新鮮的太陽，不爲你們伸出頭，
西風落葉，顫抖着你們枯黃的手，
作着人家的工，
細數着自己的憂愁！

風霜雨雪是撒向人間，
是誰也撒下了辛酸？
仙子，不曾管過你們破爛的衣衫，
天，生下了你們，怎麼又生下飢寒？

是不是像人家說的，你們的淚是常流？
我却見你們在人前，有嘴不敢輕開口，
不，我也見過你們的笑啊！
當主人的拳頭，打來的時候！

一九四三，春。

燈

當我想把星兒摘來，
掛在屋裏，
我凝視着你。

當淒涼在黑暗浸沉，
我向你用力看，
想把你點在我思想的中間。

是光彩迷離的，
理想上的明珠，
飛蛾般，我向你擁抱飛撲。

不語，無聲，
沉默向着更高的慾求，
沉默的思想，想到思想的盡頭。

一九四五，深秋。

輪

從木匠砍下頭一斧子的時候，
你心裏開始發癢，
你知道：
用着你的時候到了。

於是你願載着
越多越好的重量，
搖晃着肩膀，
哼唧唧的，高興着，
一邊走路一邊唱歌。

泥裏不是你休息的地方，
高山面前你仰起額子，
旋轉、前進，
和牛、馬、趕車的人，
是永遠不可分離的伙伴，
非常齊心的，
從大半夜裏就已經起了身。

天一亮，
人們會看見

你們從黑暗中摸索着走來的脚印

—————：

那條長長的車轍，

一直通到

太陽的腳底下。

一九四八，夏。

微 風

擁着柔和、奧秘、飄行、浮游，

你，一個比較能看到形象的靈魂；

在耳邊吹過，在心底留下，

但在琴的弦上，我却無法配出你的聲音。

飛鳥的翅下，綠葉的邊上，

溪流推動了水草的周圍；

我捕捉，我凝望，

你那從來不肯固定的方向。

呀！有的，

我只能用輕輕的口笛，

爲你吹出一個輕妙的伴侶。

我只能作片刻的假睡，閉目遐想，

讓你變成一羣無色的蝴蝶，

趁空兒飛來，棲息在我的身上……………

一九四八，夏。

抒情短章

⊖ 獻

清晨的露，
薄暮的霞，
繞在我的心上的，
你的影子我的花。

微風的翼，
月光的紗，
鋪散在你的美的深處的，
你的心靈我的家。

⊖ 祝福

我必須把它藏在心底，
讓它在沉默中用力。

縱然我能把它，變作一朵玫瑰，
拿出來，
我又放它在那裏？

在哭與笑，
微顫交感的弦上，
我真真的祝福着你。

㊦ 幸福的音流

我們輕睡在，
那正在酣睡的地心；
覺得像，月亮在夢裏醉散了，
便蓬鬆開一天粉色的雲。

向那窗外，呵，聽！
稍頭才棲落一片微風，
爲學習人間幸福的氣息，
它悄悄的停掛在那裏。
一九四七，夏。

星 空

我要找一根線，
提起那一天的星；
我要找一根思想，
貫串起人們和諧的心靈。

我們的每一顆心，
既有機遇來到黑暗，
爲什麼不能
像星，把黑暗鑿穿。

心，星，
思想，晶瑩，
映閃，牽連，
晃動出一天奇異的遠景。
一九四七，夏。

高原上，春天的雨呀……

忘記我們了嗎？
雨，春天的雨！

高原上的，
春天的雨呀……

站在窗的前邊的
和街頭上的人們
都等待着的雨呀！

低頭默想着：——
不但用眼睛，
也用我們的心，
企待着的雨呀……

雨，春天的
高原上的雨，
滴滴嗒嗒的響來吧，
那怕是當我
緊閉了門窗
已經睡着了的時候。

一九四九，春。

人家，你……

人家打更，
你睡覺。

人家種田，
你收租。

人家已經低下了頭，
你還叫人家
跪在平地。

人家叫你打過一巴掌，
從此你就要
剝人的皮。

人家喊：
黑夜來了，
你就伸長了那攫取的手。

人家餓得
光剩下骨頭了，
你笑哈哈的

雙手捂着肚子走過去。

可是你不明白，
人家是多數的！
你是少數的！

再過三分鐘，
人家就要喊：
太陽出來了！

你！
要是**有胆量**的呀，
可不要只顧了藏腦袋，
人家要殺頭，
你可不許
把領子縮進去。

一九四八、夏，某日與奔流閒談後作。

樹

風來了，
我四肢飛舞，
吹起口哨。

我歡迎雨，
赤禪着身子洗個乾淨，
我滿心歡喜。

我也不怕更大的風暴，
我可以放大了胆子，
掙扎、跳躍；
即便折斷了臂，成了殘廢，
那也不是恥辱的。

爲了時時刻刻的生長，
我斷絕了一切的幻想。
不管白天或夜裏，
我從不想睡覺，也從不要休息。

冬天，會把我的簷子
凍裂，凍爛；
但投降的心是絕不會有的，
我可能忍耐或不做聲，
但要帶着和春天同來的激怒，
立刻還擊；
這樣的奮戰，我和我的弟兄們，
已經接連了好幾百個世紀。

一九四八，五，四。

和平的堂殿

這裏，是我們的親愛的
爭過和平的弟兄們的公墓，
從古戰場接連着今戰場，
墳墓，接連下去，一直通到日落的遠處；
在那僅有的，殺傷與殺傷之間的
可以休憩的空隙裏，
它們被建立起來，像波浪，像海，
是孩子們，朋友，同胞們，兄弟，
他們在同樣的命令下臥倒，散開，
射擊，死亡，被葬埋。

是同樣的許多親愛的
面孔和手掌，把他們掩埋了的，
是那在笑臉的前邊
高擎着溢出了泡沫的酒杯的手掌，
把他們掩埋了的，
他們雖已憤於和墳墓相見和別離，
但也有着和別離活人般的哭泣，
他們時常是剛剛走回了屋子，
又被戰神所扭傷了的
那條悲苦的思索，牽動着，來到這裏。

呆想着，要是有一個小甲蟲，
能馱負着他們走進去，他們就能
伏在那死者的身上痛哭；
用自己的心，貼着那尚未冷却的
苦難痛哭，免得像被理想所遺棄了的
影子，留在這裏，
躺倒在地面，不肯回去！

這就是那些死難的孩子們：
當他們的唇上閃露着歡喜，
當他們夢幻着，自己和別人，
從前和以後都不曾有過哭泣，
當他們躺在戰壕裏，
停流在射擊的神態上睡着了，
一幅圖畫——：
貼着耳邊，伸出了他們的手臂，
撫摸着敵對的戰壕裏
另一個快要醒來的孩子的長髮，
人說；那是他們的仇敵，
他們突然醒來，憎恨，
又握緊了手裏的武器，
戰爭的神，和平的神一齊
攙扶着他，把他交給
對面的子彈，讓它飛來，穿進去，

他們首先用好心腸，
用武力爭和平的夢想，殺死他們自己。

和平，這簡單又容易寫出的字劃，
不懂它的要保衛它，
在它前面張開戰旗，
在它外面飾以鎧甲，
誰能訴說它的真義！
是我們常常站立在它的面前，
又背轉過身去！
多少年，多少個重蓋的世紀，
像落葉捲進了風就消失，
勝利的碑文又讓霜露蝕淨，
在我們企求着，沒有飢餓與災禍的
美好的希望前邊，我們總是首先
把自己結織在一面慘酷的火網裏。

墳墓，這些我們所熟悉的
孩子們的墳墓，這些個悲劇上的
突如其來的，被保存下的高峯，
要是那裏頭的孩子們，依然能夠坐起來，
看一次黃昏，有一次絮語，
張望一下依舊是當年炮火的構圖，
他們將怎樣的舒吐那痛苦
和所附帶的嘆息；

要是他們知道他們的死，
僅僅完成了別人殺戮的目的，
要是知道了常常教導孩子們的
大人，也沒有完成了孩子們都懂得的
不該流血的理想，
墳墓，墳墓裏堆積的不安，
會接連的傳遞到活人的心上。
他們雖已無知，
也正如我們常常不能合攏雙眼，
你能說，他們死了就不會悲痛或發狂！
他們要借着
活人的靈魂去替他們哭泣，
他們死亡的餘悲，會變成我們的淚水，
向我們作致命的突襲：——
我們行進的思想被截斷，
淚滴下來，生者與死者的理想，
一齊摔得粉碎！

在含滿了淚水的眼底，
在太陽和我中間的
那寬遠的距離裏，
迎着陽光，翻轉的
有那黑色紛紛飄落的葉片的形體，
說它是殘秋的夜晚，

說它是我們活着的
那些想望的碎裂，
說它是我們爲和平的渴想
所要增添的一些枝葉，
都不知道要隨那一片雪花，
那一陣風雨，
或在那一個寒噤那一片火光裏，
就消失得沒有了痕跡。

這裏正是時間的秋季，
人類的秋季，
這裏，映現的，
永遠是澄黃色與帶慘色的天氣，
慘色的下層，有終年用疲乏的
顏色歪躺着的
斜長的草和自己摧折了的荊棘，
呆立着，呆立在這裏，
取不出那美好的渴想的
仍是我們，呆望着那無數的墳墓：——
那如像在雨水裏
被敲打起的水面的泡沫，
也是那些在彈雨裏，
被衝擊着的和平的焦渴，
當自己的形體被打破，

或在凝成一個永存的悲慘的時刻，
他們仍把希望託付給那後來的一羣，
但那仍是讓活人們崩頹的
難以捕捉的蹤影，永遠像
那被捲落在海浪尖上的霞光，
在喘息與驚懼裏，
圍聚着自己和那將在浪花上
被捲碎的我們的希望。

啊夢！希望！
除了我們自己，那些又是誰的聲音，
正向我們作夢幻的哭訴？
在這黃昏夕照的
光線僅能到達的地方，
看着那讓風揉亂了的
樹木的細枝，正像
那生者與死者在月幕上共同映現的
煩亂的心緒。
幸好，我們還能悄悄的
來到這裏，守望他們片刻，
雖然他們已經不能和我們對談，
或在火爐前
暖着兩頰和雙手，
但我們還能夠在這裏
被默想支持着久久的站立；

或看一看那夜晚閃着的燐光，
那像是已埋葬在這裏，
又常常浮游的和平理想，
我們有得是悲哀的心緒，
沿着它，淚，流下來，
這是理想被欺侮了以後的形體，
這不是傷心的哭泣！

啊蝴蝶，一隻白色的蝴蝶，
帶着從春天裏
飛到這深秋裏來的羽翼，
也是痛苦的不相信，痛苦的尋覓
那在翅上一閃即滑去的春光，
在這與死亡接近的季節裏，
還要把細肢和觸角所攜帶的
春的留戀，
棲止在衰老的草尖，
驚訝的試探着捕捉
那落葉顫抖的邊緣，
想望着，要從冰冷了在基底的
孩子們的口裏，
找回當初失落在花園裏的
和孩子們嬉戲的溫暖的呼吸，
它也來了，蝴蝶，在我前邊——

在這無邊的波浪似的
通到落日的跟前的蒼黃的墓地。

唉！那是多麼如意，死得趁心，
要是他們睜開眼就看見了我們
已把藍天拉下，紮起了四個犄角
當作我們和諧深靜的堂與的屋頂，
月牙兒歪掛的地方，又可以推開一個門，
要是他們能看見我們，
會理好手掌裏的光綫，
當一把金黃的花，
他們即使立刻再閉上雙眼，
也會把那

從美麗的企望裏所得來的
滿足的垂液嚙下。
唉！要是誰曾愛過我們，
連我們自己也在內，
用白骨，用殘碑，
用那些哭出而沒有被咽下的淚水，
用可憐的孩子們的
在炮火下殘餘的尚未冷卻的血漿，
這裏是不是一個最好的地點，
建立一座和平的堂殿？

一九四八，深秋。

我們只要兩個字

提起來我的憂愁，
不像我這樣年紀青的人就該有了的，
憂愁和痛苦，
時常比我大了幾十歲，
只因為我懂得了那一椿事——
戰爭！還不就是它！

從小孩子時候起，
我就怕看見流血，
頭上流的血，手上流的血……
就是我把人家給抓破了，
我也會嚇得哭起來！
說來真是近乎可笑的，
就連媽媽講出的
一個好聽的故事，
我也會怕得堵住耳朵，
恨不得藏起來。

要是看見：
殺豬的，宰羊的，
割雞的，剝狗的，

我一概要蒙着眼睛走過去，
那使我的小心眼兒，
開始觸到了慘忍，
知道了那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還不都是它，戰爭，
把我善心的老祖母也給嚇糊塗了，
一聽說是轟炸機；
她就跑着去關門，
她說飛機會躡進他的屋子，
等它飛過去，
她又會一直跪在地上，
磕上過百的響頭。

我覺得，
嗒嗒嗒的機關槍，
沒有理由向我慈愛的媽媽掃射，
我們從沒有吵嚷過要打仗，
只是當媽媽在砲火裏
再也跑不動的時候，
我曾搖撼着她的膀子吵嚷着大哭。

痛心的，
我長大了也參加了戰爭，

我想信我的子彈，
曾經打死過一些無罪的敵人，
我一輩子也忘不掉，
殺了好人，
該是多麼難饒恕的事。

說我怯懦嗎，
那你的血流裏也一定有
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毒素，
要是有人保證，
把我碎了屍就能夠得到永久的太平，
你將看見我會怎樣的微笑着
走上斷頭台。

人民和人民，又有什麼仇恨，
仇恨，只有戰爭才造出了它，
而造成戰爭的却是：
那些不想把血污從人類的概念上
塗掉的，那些戰爭的販子。

讓我們有一天不再吵嚷，
只有戰爭才有進步，
不再說革命必須要流血，
讓我們祈求，那怕是跪下，

祈求每一次的戰爭，
都應該是最後的一次，
讓我們最初堅信着，
必須要踏着血路
才能走進天國。
但我們再也不能永遠固執着
從我們既得的天國裏，
還要踏着血路
才能向前活動一步。

我們會忘記嗎？
我們持槍的手，也正愛着和平，
我們會忘記嗎？
我們的田舍，家園，和整個的國土，
是打成了一篇怎樣的糊塗賬，
當我們夢想着慈愛的時候，
我們是怎樣的痛哭？

也許正在此刻，
戰爭的槍刀，
刺死了你的親人，你的同胞，你的知己，
也許下一刻，下一分秒，
就會輪到我們有用的血，
白白的塗到無用的土地上的時候。

我們再也不要什麼好聽的口號，
我們是好人，人，我們會有辦法，
不拿刀槍銜刺就可以活下去，
我們只要兩個字，
兩個簡單的字，和平。

我們知道，
任何正義的戰爭，
也無非出於殘忍，
讓我們的智慧選擇吧，
讓我們立志不再殺人，
我們不等下一次，不等明天，
好事情我們要立刻施行。

讓我們領子後頭，
拿開那些把刀，和那烏黑的槍口，
讓我們不再愚蠢，
放下那擁護戰爭的手臂，
收回那擁護戰爭的旗。

讓那自遠古到如今，
還沒有降臨過人間一次的
和平的女神，
從明天便誕生吧，
讓我們把大地上的血污收拾乾淨，
好迎接她！

一九四八，冬。

要是……

要是缸裏
還有一把糧米，
要是我們後頭
還有一步退路；

要是
我們會像蚱蜢，
能啃嚼自己的大腿；

要是我們
是一隻梟鳥，
肯啄食自己的母親
.....

我們也決不會
咬着那捏住我們咽喉的手臂，
連我們自己的牙齒
也一齊咬得粉碎。

雨 中

我站立在雨中，
它給我編織了
一個聲音的籠。

我的傘在頭頂，
開放了一個大花朵，
花的瓣上扣出了我的心聲。

一九四七，夏。

春 柳

在並肩的春柳前，
我凝望，
那綠色全沒有在枝上。

雲擁着柳，天扶着雲，
我在說着一點夢，
說我心裏的藍可比天上的深。

那才來的風，
還吹不縮水面新添的鏡，
金陽悄悄的，
在偷取她們水底彎腰的影。

一九四六，春。

雁

——寄奔流沈澆等——

你們已經飛翔在
回到北方去的天空上，
背上駛負着別人不能見到的陽光，
升沉在那我們只能對它幻想
而你們才能走到的藍天裏面……

是寒冷
把你們每一個逼出來，
如今你們整隊回去，
.....
摸着快樂的心回去。

是那一條山脈，那一條河呀！
作了分開春天和冬天的界限，
你們開始望見：——
所有地面上積着冰雪的那些舊地方
都已經吐露了嫩芽，
而且芽的裏面，就有花；
你們再向前飛，花就在後面開放了，

就連路的兩旁也鬧得滿滿的。

能分辨季候如分辨真理的鳥，
飛到了你們所夢想的畫圖裏，
還要飛呀，往前飛呀！
那怕在那幅畫的遠處，
變成了最小最小的黑點……

往前飛呀！
你們會看見：——
春天的風在大平原上
追趕在小河的後頭，
小河奔跑着，
像岸上嬉戲的
十二三的小姑娘們，在風裏
披散開頭髮晃着膀子奔跑着……

飛着，你們會看見：——
在那曾經黑暗得很久了廢墟上，
又點起了小小的點火，
當月亮給風照着
在沒有人的曠野上舞蹈的時候，
屋裏邊，
老祖母轉動着紡車，
聽小孫孫念着新發下的課本。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
布穀鳥就從

四面八方迎了你們來，
首先告訴你們，
農人們誰家也沒有愁着
播下種子的好消息。

還有今年出的小蠶，
胖胖的呀，胖胖的……

還有哪，看哪：——
還有，地面上的歌聲，
地面上的旗！

當你們一齊高興得叫起來的時候，
村邊和田野裏的大人孩子們
都已經向着你們仰起頭來，……
嚷着：
「他們也趕到啦！」

一九四九，春。

對 燭

至靜至寂的心，
聖金色柔焰的歌吟，
風前閃出一滴淚，
黑暗中，這該是你的一點歡欣？

向迷茫的萬象，
你將生命消溶？
誰能抽出培養灰燼的油脂，
還苦撐那最後的一點光明？

憑你的淚，你的心，
你的默契的和諧，
還不夠引人們到至美之門？

輕輕的，我靠上凝想，
跨入默默的感泣，
如你哭倒於那燒盡的善良！

一九四五，春。

不孝的兒子——城市

不孝的兒子，城市，
是你吸了媽媽——鄉村的乳汁，
你不知道報答，
就連一句好聽的話也不向她講。

是媽媽，
把嫁妝也賣了來供你的，
後來又向所有的隣居借了債，
盼望着在你身上帶來她的歡喜！

你蓋起了洋樓，
穿起了西裝，
取得了資格和文憑，……
還有花花綠綠的各色的裝點，
在世界上也叫響了你的名字，
但你對媽媽的心變得好快呀，
你一去就連頭也不回。

除非你想欺騙，
你才到家鄉裏來一回，

敢說媽媽算對得起你，
只要你說上幾句好聽的話，
媽媽就會把埋在地下的棺材錢，
也挖出來給了你。

如今你竟拉長了臉，
那裏還有什麼人心！
一堆堆的女人，成倉的糧米，
還不夠你任意揮霍的，
你還要用戰爭來娛樂着自己，
你竟然到媽媽的身旁，
把自己的兄弟也給拉走，
甘心充當着戰爭的經紀人！

好哇！孩子！
媽媽哭哭啼啼的，
有自遙遠傳來的血淚的哭泣，
像在昨夜的夢裏，
她還用皮包着骨頭的身子，
向你這不孝的兒子輸血！

既然媽媽連血淚也沒有了，
只好投奔到兒子的跟前來，
兒子的朋友們都是閩人，
看着這骯髒的寒儉的老婆子，

瘋瘋癩癩的真夠開心。

但不孝的兒子，你！城市！
當你擦着媽媽的身邊走過，
你也竟會說出來：
「我不認識那個窮女人，
我那裏會有那樣的媽媽！」

媽媽用來支着身子
走路的木棍子，
連兒子們前的那隻肥狗也抵擋不住，
那叫她還有什麼辦法！

她只好拚着兒子不要的這條老命，
呼喊着老天爺！
趕快打霹靂，下大雨，
霹死這個親生的不孝的孽障！

一九四六，夏。

悼甘地

只有你，配稱得起真正的戰士，
有殺人的勇氣，有殺人的力量，
這時候，再低下你的頭，
讓仇敵的刀劍，刺在你的身上！

倒下了，你還微笑着，
不相信救主的，也該看見了活的耶穌，
指着流盡了的血污，你用最後的呼吸
相信：這該是人類殺戮的結束！

不點一枝香，不燃一枝燭，
比跪下更虔誠，我把頭低下來，
讓胸中起伏着悲哀。

當別人的哭聲都已終止，
當呼喊和平的人又重新提起了刀，
我有長長的默默的哭泣，
默默的馱伏着你那永不死亡的屍體。

一九四七，夏。

他們不會訴說

夜的天空，
一定還有幾顆
我們沒有見過的更美的星星，
我們的心，常像口唇一樣的焦渴，
爲了尋覓那更美的星的幻夢。

在人的世界上，
也一定還有許多，
那我們沒有想到過的別的思想，
爲了要找出一個最好的，
我們願拋進了血泊，或獻身給死亡。

一定還有許多人物的悲哀和惆悵，
他們自己不會訴說，
我們，也常常不能夠想像！
爲了要訴說出那些人們的悲哀，
我們常燒焦了心或把頭髮愁白。

我的戰鬥

向至美處投身，
剎那間暴裂了開花的靈魂，
在那無敵之境，
濺滿人們一身，不能躲避的歡欣。

我無心殺人，用那槍刀，
用至愛的眼，向你們凝睇，

你，還不爲我哭倒，
你！奴隸！

我與和諧決鬥，
迫它移住到每個人的心頭，
向情感的深處作不盡的糾纏，
讓它天天愉快的，
向着來去的人們招手。

一九四六，春。

行走在綠色上

是一個春天掀開的
全都綠了的黃昏，
怎鼓不起一些風翼，
擺盪一下那停佇的幽深？

我望着綠色，走入綠色，
在淺綠的夢裏將深綠捉尋，
可誰能辨得出，
在綠色上踏出了一些什麼聲音？

切不可有更多的張望，
更不可分心於飄飄的雲，
在滑走的凝望裏，你將不見
靈魂鋪展的綠色的波紋。

一九四六，春。

覺醒的公民

生在混濁的世上，
應該首先，看見自己的高傲，
生在沉默的中國，
該和少數的歌手，有同一的曲調。

遭遇着鄉村的苦處，都市的黑暗，
你該知道，怎樣的哭泣，
怎樣的思想，又從什麼地方，
我才說出了我的語言。

不屬於我自己，也不屬於那一羣人，
有一個天大的願望，近乎幻想，
我呀！我要創造我，成爲一個世界的公民。

我雖然睡眠，但也常覺醒，
常伴着飢餓，苦痛，雨露與風聲，
一團悲苦的諧音，一個至善的心靈。

一九四八，夏。

春天裏，我獨步。

轉上無聲的山峯，
俯察無聲的村景，
我漂散一片快樂如一片雲，
擁飛鳥的翅去推那藍天的門。

是誰的輕唱的聲音，
凝凍於前冬的雪？
微微的響着，那裏頭，
是不是那凍着的聲音也又溶解？

用眼睛的注視，靈思的吸取，
把水波上亮閃閃的點滴，
滴溶到心裏，諧聲從滾動的
珠光上漂離，替千萬種的
枝葉，飛鳥與土地，嘆完了悲戚的餘音，
我突然覺得已經展露了春的衣服。

一九四六，春。

沒有一顆星子

沒有一顆星子
下落在天河，
沒有一顆
光亮的幸福，
不痛苦的企待就流向我。

願你微微的閃暗，
我還能捉住，
幾個美的流轉，愛的跳動，
更願，拉長你的光，如流星，
劃一條引綫，延綿我的生命。

向着高高的，
我消融，
點在你的光，滑過你的光，
在我這無遮掩的天空。

一九四五，冬。

春天，你！

花朵盛開，
我仍沉靜，
雖然我的心裏激動着……

春天，一個個的溜過去，
美好的時節，
難得屬於我們。

一隻手抓住頭髮，
一隻手高擎了酒杯，
碰，碰杯呀！
濃烈的情感閃出火花！

春天，這一個，這一回，
再不能放過去，
春天，你，
又已經溜到了我們的手頭上。

一九四九，春。



鐵 索 橋

李 泊

三十八年四月出版

定價：銀幣.....元.....角

西北文協會印刷廠代印